

五十分之一：典型的一天

池莉

这不是最坏的一天，在五十多天的隔离里。
这不是最好的一天，在五十多天的隔离里。
五十多天往六十天奔了，哪一天解封？还是一个变量。医院还有上万确诊病例。可喜的是新增病例逐步减少。“新增”成为千万人的置顶词，每天睁开眼睛就看到它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是武汉？为什么是我？何止十万个为什么。传染病已经超出了我们对传染和病的理解。生活已经超出了我们的生活经验。世界也已经超出了我们的世界观。蜗居于四面围墙小小斗室，四肢受限，大脑活跃，一不当心就会引发追问。可是，追问有意义吗？追问无意义。追问常常四面碰壁，纷纷落地，还是囿于自家的斗室之中。如果说五十多天好难过，最难过的在心里。

正如武汉许多人都发明了自己的抗疫神器，我的神器应该是最笨拙的：类似鸵鸟政策。既然网络传播的引擎优先特性，特别容易利用人们的天性——天生喜欢注意显著的事物、强烈的情绪、夸张的词语、耸听的危言、语惊四座的轻率结论，以骗取点击与收割流量，那么，我高度节制刷屏。既然我对漫天信息的真假不掌握，那么，我掌握自己的手指：直接删除某些，选择点击某些。先质疑，再信任，三思而后行，以免自己负反馈过强，成天胆战心惊。

这不是最好的一天。也不是最坏的一天，这是最典型的一天：

冷眼热心



早晨：噩梦醒来是早晨。要愣怔好一会儿。梦的残片里，往往还有新冠病毒毒害人类的种种罪行。我得摆脱它，祛除它。动起我的胳膊腿，动起来！活动起来！从涌泉到丹田，再往上到哑门到印堂，按摩穴位——我用中医护体，用西医治病。

然后：打开手机。颇有节制但肯定要看。主要是全家老少亲朋好友都在这里。直接删除了不少信息以后的信息，还是足以令脑海万马奔腾。再愣怔好一会儿。

然后：团菜。团菜与网购，忙起来！“团”字空前火，具有多功能：名词是蔬菜团水果团排骨团。动词是开团了，团到没？生活中有各种缺乏，就有各种的团。团了这个团，再团那个团。接龙。扫码支付。发截图。核对。一遍又一遍。眼花缭乱。感谢饥饿！假如没有吃饭的动力，漫长的居家隔离将不堪设想。

然后：前天团的蔬菜到了。一到就是一大袋，十几斤，五六种。面临巨大考验：冰箱就一只，空间就这么大，如何分层叠放，才能够全部塞进去。不同蔬菜如何不同打理与包装，才能经久耐吃？土豆有发芽迹象，不行！防微杜渐，挖掉芽芽，用火烤烤，保鲜膜单个包装，搁冰箱7度处。每一粒粮食都不可以浪费！

然后：消毒。用注射器准确配好84消毒液。室内进出口各处，室外公共楼梯间电梯间，一一喷洒消毒。重点是卫生间与马桶。据说有粪口传染，但是一直未见化粪池与管道排查，我只得排查自家，堵塞所有地漏，不怕一万只怕万一。

午后时光：报平安与问平安时刻。每天与父母电话，与亲朋好友微信，叮嘱一线医生朋友做好个人防护，请染病住院的朋友加油啊康复啊。还有远方的，国外的，平时都不会大紧密联系的，现在几乎每天问候，不见字不放心。

然后：在夜色中静坐，远望空茫，心中冉冉升起祝福的默念——我在用我今天的全部存在去感知人类善意，送给你们；我在用我这一天的全部行为作为祈求，送给你们：平安！请你们务必平安——所有人！

夜晚：22点之前关掉手机。听听音乐看看书写写笔记。努力入睡，希望不再有噩梦。但愿一切智慧与黎明同醒。



夜光杯

2020/3/15

在这漫长的疫情之下，一扇扇紧闭的门阻断了病毒的蔓延，也限制着人们外出的步伐，互联网成了这一特殊时期的支柱，人们的线上生活正前所未有地不断丰富着。

儿时的我，每每在假期即将结束的时候总是会畅想，如果有一天可以在家里上课该多好——老师在网络远程授课，同学们只需动动鼠标，足不出户一样可以获取知识。可我从未想过，在我大三之际，儿时的幻想居然成了现实。原本只有一个月的寒假一延再延，平日里的学习资料和专业书籍全都留在宿舍，使我不禁后悔不已，好在网络上的学习平台和学习资源已十分完善，我宅在家里的“云学习”生活也正式开始。

学校的网络授课自然不必说，以前是伴随着上课铃声课程开始，如今则是同学们加入直播的叮咚声，当以前站在

青岛，大理。黄海，洱海。航空公司用一个小小的飞行包，把我、我们一家从黄海之滨忽地一下子拎到洱海岸边。

客棧位于大理古城，“红龙井”城门以东二三百米。房间是二楼露台加建的小屋。小屋不小，足有三十平方米，东南西三面皆窗。早上八时，东面平整整齐的窗帘金灿灿映出日出东山霞光万道的彩图，顿觉无限生机；偏午时分，锐不可当的高原阳光穿过南窗外摇曳生姿的翠竹，房间光影斑驳，恍若梦境；及至傍晚，虽日影西斜，但光线毫不示弱，从西窗豁然涌入，将每一个角落据为己有。

不过最值得看的也在西窗外。“窗含西岭千秋雪”，果不其然！我索性推开西门，走上露台。露台足够宽敞。类似小朵菊花的花仍坦然开放。黄

连绵不断。山顶银收素裹，山腰林木苍翠，山脚鲜花盛开。冬天、夏天、春天——三季“同框”。各自为政而相映生辉。再看山顶的云，不像是从山顶飘过来，而仿佛从山顶呼出、吐出、喷出。或细若游丝，或势如奔马，或漫天铺排，或几路纵横……

洱海！从机场出来路上就已见到洱海了。路经洱海公园，司机特意停车让我们下来观看。栈道带一座四角亭笔直伸进波平如镜的水面。水面有那么多银白色的海鸥！或凌空展翅，或岸边翔集，或三五嬉戏，或一只独立。忽而上

下翻飞，忽而往来穿梭，忽而左右欢叫。野鸭则乖顺得多，一只只慢悠悠漂来游去。绝不左顾右盼，亦不瞻前顾后。不知是迟钝还是傲慢，不知是冷漠还是娇情。

意犹未尽。翌日雇车绕洱海一周。驶过有名的大理三塔，很快离开城区，沿对岸公路中速行驶。洱海到底美丽。253平方公里耳状湖面，一路变幻莫测。时而湛蓝，时而黛绿，时而白浪层层，时而碧波闪闪。方见对面青山逶迤，村落依稀，转眼浩荡汤汤，横无际涯。路边冬樱开得正盛。或一树特立，顾盼生辉，或一字排开，云蒸霞蔚。玉兰花则刚刚绽放。或白或粉，玉洁冰清，笑靥迎人。司机不时停车。或停在芦苇滩前，让我们走进芦苇深处，谛听鸟鸣啾啾；或停在村头路口，让我们在油菜花前亲近水柳，细看清波抚岸；或停在悬崖峭壁，我们得以登高远眺，但见烟波

美丽的洱海“搅局”的筷子

林少华

谈，对国内外形势不乏一家之言，但他筷子的搅局，也很难让我多么欢欣鼓舞。

瞧他手中那双筷子，夹菜时如蛟龙入水，翻江倒海，又如关公大刀，横扫千军，锐不可挡。尤其让人不堪的是，有时夹起掂一掂看一看又放下，满盘子戳来戳去，弄得菜肴

已有之，其根儿也并不在北京。仔细揣摩，“豪”字，呈的是无限的英雄气概，天生的气魄宏大、胆略非凡，行为作风爽快，无拘无束。看一看用“豪”字组合起来的成语诸如“豪情壮志”“豪放不羁”，也就明白了。曾见一墓碑碑文上，刻墓主“性嗜酒，量甚豪”字，觉得传神。而提起“横”字，总让我想起螃蟹的霸道。

再怎么说，豪横，是别人给予的评价，自己总不能说自己多么豪横，那样的话，就是井底之蛙了。我可以跷起大拇指，说“这个人豪啊”，极赞其豪爽；我们也可以嗤之以鼻，说“这个人横啊”，极言其骄狂。然，这两个字，出其不意地一组合，却又产生了奇妙的语境：褒，一半的豪情豪气，可比喻人的果敢刚强、铮铮傲骨，仿佛天塌了我可以顶着；贬，一半的蛮横穷

的霸道。再怎么说，豪横，是别人给予的评价，自己总不能说自己多么豪横，那样的话，就是井底之蛙了。我可以跷起大拇指，说“这个人豪啊”，极赞其豪爽；我们也可以嗤之以鼻，说“这个人横啊”，极言其骄狂。然，这两个字，出其不意地一组合，却又产生了奇妙的语境：褒，一半的豪情豪气，可比喻人的果敢刚强、铮铮傲骨，仿佛天塌了我可以顶着；贬，一半的蛮横穷

庚子抗疫寄武汉诗友

高昌

千山万水喊加油。张云收，瘴云收，雾靖烟平，三镇镇中流。奋起龟蛇腾巨浪，洗苍昊，送征帆，豁远眸。

远眸，远眸。忆胜游。鸚鵡洲，黄鹤楼，约颖约白，约绀弩，今古吟俦。把臂晴川，携酒溯春秋。应鼓心潮撼壮曲，吾料是，比前人，胜一筹。

注：颢，指崔颢，写有《黄鹤楼》。白，指李白，写有《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》。《与史郎中钦听黄鹤楼上吹笛》。绀弩，指聂绀弩，写有《武汉大桥望江》。



今年春节，宅在家中，哪儿也去不成，索性奢侈一回，吃吃睡睡，瞄瞄微信，看看电视。热播的《新世界》，70集的电视连续剧，从头追到尾。感慨剧中那人物，虽秉性各异，但分明都在豪横地活着：金海的老谋深算，铁林的出人头地，徐天的仗义鲁莽，田丹的沉稳理智，小耳朵的江湖局气，沈世昌的阴险狡诈……虽然他们人生追求不同，情感热烈有别，道路选

择迥异，但是一个个，却执着得个性鲜明，倔强得死而不悔。剧中几个人物，反反复复，挂在嘴上的一个词：豪横。联想自己，几十年四平八稳，波澜不惊，此时此刻，面对嚣张的疫情，身无一技的我们，使不上一点儿劲，觉得窝囊、憋屈，这么一回味，看什么都不顺，脾气见长。妻子气恼，也跟着电视学，斥责我：“你豪横什么？”

仔细琢磨，“豪横”一词颇值得玩味。有人说，电视剧演的是北京的事儿，这是北京方言么。但查一查，《后汉书》中就有“豪横盈极”的记载，《醒世恒言》中也有“不畏豪横”的话，连韩愈和欧阳修的诗里也都用这个词。韩愈《东都遇春》诗曰：“饮唯性所便，文章倚豪横。”欧阳修《再和圣俞见答》有句：“腹里朽虚气豪横，犹胜谄笑病夏畦。”可见，这个词古

红豆沙，绿豆沙

任溶溶

如今在上海只有赤豆汤、绿豆汤，我不爱吃。我爱吃广州的红豆沙绿豆沙。红豆绿豆在沙盆中捣碎就煲出红豆沙绿豆沙。但上海无沙盆擂浆棍，要请广州亲友带一套来才好。可是孩子告诉我，不用那么麻烦，红豆绿豆用粉碎机粉碎就可以了。

你豪横什么

袁才

豪横，天生的气魄宏大、胆略非凡，行为作风爽快，无拘无束。看一看用“豪”字组合起来的成语诸如“豪情壮志”“豪放不羁”，也就明白了。曾见一墓碑碑文上，刻墓主“性嗜酒，量甚豪”字，觉得传神。而提起“横”字，总让我想起螃蟹的霸道。

再怎么说，豪横，是别人给予的评价，自己总不能说自己多么豪横，那样的话，就是井底之蛙了。我可以跷起大拇指，说“这个人豪啊”，极赞其豪爽；我们也可以嗤之以鼻，说“这个人横啊”，极言其骄狂。然，这两个字，出其不意地一组合，却又产生了奇妙的语境：褒，一半的豪情豪气，可比喻人的果敢刚强、铮铮傲骨，仿佛天塌了我可以顶着；贬，一半的蛮横穷



自真

(中国画)

李知弥

国，大理古城的大小餐馆也一律关门谢客。客棧主人主动邀我们搭伙：“特殊时期，我们吃什么你们吃什么可好？”一同搭伙的有一位六十岁光景的男士，自我介绍来自贵州，已经退休，在此客居大半年了。他比较健谈，对国内外形势不乏一家之言，但他筷子的搅局，也很难让我多么欢欣鼓舞。

瞧他手中那双筷子，夹菜时如蛟龙入水，翻江倒海，又如关公大刀，横扫千军，锐不可挡。尤其让人不堪的是，有时夹起掂一掂看一看又放下，满盘子戳来戳去，弄得菜肴

已有之，其根儿也并不在北京。仔细揣摩，“豪”字，呈的是无限的英雄气概，天生的气魄宏大、胆略非凡，行为作风爽快，无拘无束。看一看用“豪”字组合起来的成语诸如“豪情壮志”“豪放不羁”，也就明白了。曾见一墓碑碑文上，刻墓主“性嗜酒，量甚豪”字，觉得传神。而提起“横”字，总让我想起螃蟹的霸道。

再怎么说，豪横，是别人给予的评价，自己总不能说自己多么豪横，那样的话，就是井底之蛙了。我可以跷起大拇指，说“这个人豪啊”，极赞其豪爽；我们也可以嗤之以鼻，说“这个人横啊”，极言其骄狂。然，这两个字，出其不意地一组合，却又产生了奇妙的语境：褒，一半的豪情豪气，可比喻人的果敢刚强、铮铮傲骨，仿佛天塌了我可以顶着；贬，一半的蛮横穷

的霸道。再怎么说，豪横，是别人给予的评价，自己总不能说自己多么豪横，那样的话，就是井底之蛙了。我可以跷起大拇指，说“这个人豪啊”，极赞其豪爽；我们也可以嗤之以鼻，说“这个人横啊”，极言其骄狂。然，这两个字，出其不意地一组合，却又产生了奇妙的语境：褒，一半的豪情豪气，可比喻人的果敢刚强、铮铮傲骨，仿佛天塌了我可以顶着；贬，一半的蛮横穷

的霸道。再怎么说，豪横，是别人给予的评价，自己总不能说自己多么豪横，那样的话，就是井底之蛙了。我可以跷起大拇指，说“这个人豪啊”，极赞其豪爽；我们也可以嗤之以鼻，说“这个人横啊”，极言其骄狂。然，这两个字，出其不意地一组合，却又产生了奇妙的语境：褒，一半的豪情豪气，可比喻人的果敢刚强、铮铮傲骨，仿佛天塌了我可以顶着；贬，一半的蛮横穷

的霸道。再怎么说，豪横，是别人给予的评价，自己总不能说自己多么豪横，那样的话，就是井底之蛙了。我可以跷起大拇指，说“这个人豪啊”，极赞其豪爽；我们也可以嗤之以鼻，说“这个人横啊”，极言其骄狂。然，这两个字，出其不意地一组合，却又产生了奇妙的语境：褒，一半的豪情豪气，可比喻人的果敢刚强、铮铮傲骨，仿佛天塌了我可以顶着；贬，一半的蛮横穷

的霸道。再怎么说，豪横，是别人给予的评价，自己总不能说自己多么豪横，那样的话，就是井底之蛙了。我可以跷起大拇指，说“这个人豪啊”，极赞其豪爽；我们也可以嗤之以鼻，说“这个人横啊”，极言其骄狂。然，这两个字，出其不意地一组合，却又产生了奇妙的语境：褒，一半的豪情豪气，可比喻人的果敢刚强、铮铮傲骨，仿佛天塌了我可以顶着；贬，一半的蛮横穷

的霸道。再怎么说，豪横，是别人给予的评价，自己总不能说自己多么豪横，那样的话，就是井底之蛙了。我可以跷起大拇指，说“这个人豪啊”，极赞其豪爽；我们也可以嗤之以鼻，说“这个人横啊”，极言其骄狂。然，这两个字，出其不意地一组合，却又产生了奇妙的语境：褒，一半的豪情豪气，可比喻人的果敢刚强、铮铮傲骨，仿佛天塌了我可以顶着；贬，一半的蛮横穷

的霸道。再怎么说，豪横，是别人给予的评价，自己总不能说自己多么豪横，那样的话，就是井底之蛙了。我可以跷起大拇指，说“这个人豪啊”，极赞其豪爽；我们也可以嗤之以鼻，说“这个人横啊”，极言其骄狂。然，这两个字，出其不意地一组合，却又产生了奇妙的语境：褒，一半的豪情豪气，可比喻人的果敢刚强、铮铮傲骨，仿佛天塌了我可以顶着；贬，一半的蛮横穷

的霸道。再怎么说，豪横，是别人给予的评价，自己总不能说自己多么豪横，那样的话，就是井底之蛙了。我可以跷起大拇指，说“这个人豪啊”，极赞其豪爽；我们也可以嗤之以鼻，说“这个人横啊”，极言其骄狂。然，这两个字，出其不意地一组合，却又产生了奇妙的语境：褒，一半的豪情豪气，可比喻人的果敢刚强、铮铮傲骨，仿佛天塌了我可以顶着；贬，一半的蛮横穷

十日谈

云上生活 责编：殷健灵

索拉里斯本来说是遥远的，但“云游”的方式，让我看到了索拉里斯的一种真相。

涂画画，学习效率得到保障，竟也乐在其中。我同很多同学一样，在网上购买了考研英语学习课程，每天直播学习的时间固定，打开电脑登录课程，准备好笔记本端坐在书桌前，老师洪亮且充满激情的声音很快便在耳边响起，不用再顾忌打扰到身边同学，可以随意跟读，一节课下来充实的知识内容使我略感疲惫，恍惚间像是重回了课堂。

十点二十五分，屏幕上的课程告一段落，我抬头移开视线，发现春日的暖阳恰好洒进窗台，阳光下的多肉植物似乎更显嫩绿，刚刚栽种下的茉莉花种子也正破土而生。

的困难，也绝不乞求别人的施舍，也绝不人前低头认怂。

这样的豪横是真豪横。

疫情猖狂的紧要关头，有两个逆行人，窃以为就是真正的豪横。一个是钟南山；另一个，是歌唱家韩红，以一己之力，率先捐款捐物。倒是有另一类人，浪得一点儿虚名，就自我膨胀，豪横不已。网上多的是这样的例子。疫情管控正严呢，不少地方，竟出现一些人，拒不配合检查，且出言不逊，态度恶劣，蛮横无礼。豪横得没有一点儿道理，纯粹是搬起石头，砸自己的脚。